

北京旧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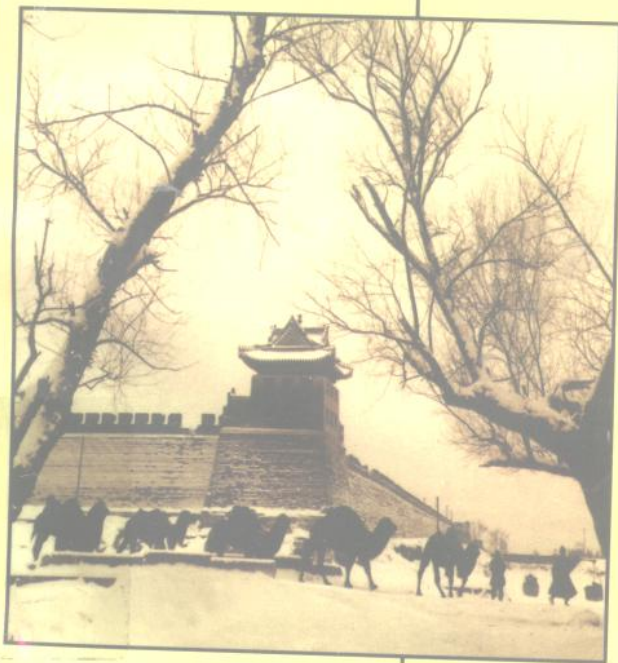
回忆旧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刘叶秋

金云臻

著



K291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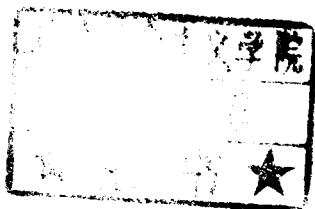
96686

回忆旧北京

刘叶秋 著
金云臻



200313366



北京燕山出版社

DQ82/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旧北京/刘叶秋, 金云臻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4. 6 (1996. 5 重印)

(北京旧闻丛书)

ISBN 7-5402-0280-7

I. 回… II. ①刘…②金… III. 北京-史料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190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物勘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4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2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 元

出 版 说 明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以降，建都于此，元代之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地消逝着。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会馆、故居，这些历史文化的实物，到今天已经成为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人们可以从这些实物中去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点与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片瓦无存，只能在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掌故轶闻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料，则往往被更多地湮没了。

我国专门记载社会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著述很多，如梁代的《荆楚岁时记》、隋代的《玉烛宝典》、宋代的《岁时广记》，以至现代的《北平风俗类征》等等。而记载地方名胜及风物的著作则更是不胜枚举，如《东京梦华录》、《唐两京城坊考》、《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及近人的《燕都丛考》等，都是这一类著作。人们依赖这些文献去了解已不复存在的文物古迹，了解若干年前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远的不说，就是四、五十年前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旧闻”了。而这些“旧闻”对我们了解北京的历史与北京地域文化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些“旧闻”的内容更不见于正史记载，当时又没有声像资料留下，于是就越显得珍贵了。因此，北京燕山出版社

编辑了这套《北京旧闻丛书》，为读者提供一系列有关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图书。

自1985年至1992年，我社曾创办出版了《燕都》杂志，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北京历史文物、人文掌故和社会生活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根据亲见亲闻、个人记忆写成的好文章，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后来由于出版经费不足而停刊。对编者和读者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此次收入在《北京旧闻丛书》中的《京华古迹寻踪》、《京都艺海撷英》和《旧京人物与风情》三种，就是分门别类辑录《燕都》中的好文章而成书。其他几种也是我社历年出版的有关北京史地、文物古迹和社会风俗的优秀读物，纳入丛书系列重印。

今天的北京，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与变革的伟大时代。北京作为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和近千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首都，她的地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出版《北京旧闻丛书》目的绝不是怀旧，不是对昔时的眷恋。而是使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更热爱北京的今天和未来。

丛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没有一定的系统性，但都与古都的历史文化有关，它将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承传做出不少资料补充。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吸引人的可读性，有如一幅白描长卷，将北京的历史风貌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如果它能为您留下一些回味，留下一些思考，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出版目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 华 琐 话

刘叶秋

写在卷首

北京，这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名城，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又有着光彩夺目的灿烂文化。随着近年来旅游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都拥进了她的怀抱。既想看看今日腾飞中的北京城，更想知道昨天北京城的古老面貌。北京，已是世界五大洲众所瞩目的一颗明星了。

本书作者先夫刘叶秋，就是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迈开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在 71 载的漫长岁月中，饱尝风霜，历经坎坷，终于在 1988 年 6 月 23 日走完了他的人生征途，又安息在这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之中了。他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他对北京，即或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典制掌故，人们喜闻乐道的事，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不少。生前他已写成十数篇，如书中的《过新年》、《逛厂甸儿》之有关民俗；《致美斋话旧》、《老北京的饭馆》，记致美斋、便宜坊、砂锅居等老字号饭馆的精美肴饌和热情服务；《老北京的“打鼓儿的”》又显示行业特点和人物性格；《记京剧女演员陆素娟》、《忆鼓王刘宝全》、《忆还珠楼主》、《忆刘云若》、《思痛琐记》等等。虽属回忆一人一事，但从不同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做为资料参考。《纪晓岚阅微草堂》，即在作者儿时居住之侧，确实指出所在地点，可以纠正传说中笼统含糊之失。《明湖春与惠中饭店》，记载刘氏园亭布置，又为独有的第一手材料。其他数篇，涉及面也比较广泛。这些和老年朋友们谈谈，回忆回忆逝去的岁月，定会增添今日欢渡晚年的生活情趣；和年青朋友们说说这些古董话儿，对了解过去有所帮助，新旧对比，更能激发对今天新社会的热爱。其中《荷花塘畔忆童年——小记荷花市场》、《说说办丧事

——点主、出殡及其他》和《小游白云观》三篇，原在作者写作计划之内，但因他离去匆匆，未能完卷，只好由我代为执笔完成了。我才疏学浅，既不会说更不会写，聊以充数而已。尚祈读者多加指正。

这本小册子之能付梓问世，要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尤其是该社的宋惕冰、海波、赵珩、张秀玲诸同志，给我以鼓舞，以力量，鼎力相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汪元澄

1989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过新年	(1)
逛厂甸儿	(6)
小游白云观	(10)
陶然亭	(13)
城南游艺园	(15)
明湖春与惠中饭店	(20)
纪晓岚阅微草堂	(22)
消夏拾零	(26)
荷花塘畔忆童年 ——小记荷花市场	(29)
致美斋话旧	(34)
老北京的饭馆儿	(37)
老北京的“打鼓儿的”	(49)
说说办丧事 ——点主、出殡及其他	(54)
姜妙香的绘画	(60)
吴幻荪函张大千较量绘画	(64)
牡丹与《青松红杏图》	(66)
记京剧女演员陆素娟	(68)
忆刘云若	(72)

忆还珠楼主	(78)
忆鼓王刘宝全	(85)
思痛琐记	(90)

过新年

光阴弹指，又届岁除，不觉想起从前过新年的一些琐事。按清人笔记，于京中过年习俗，多有述及。但大都略似提纲，语焉不详。过来人看了，总觉得不过瘾；现在的青年看了，又得不到具体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铺叙一番。

小时候盼望过新年，不只是为了穿新衣服，吃好东西，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吸引着我。因此今天讲起五十多年前过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如在目前。

老北京忙过年的事，一般由旧历腊月中旬即已开始。从腊月二十三日祭灶起，就算是“过小年”，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为北京流行的俗语。关东糖有作瓜形的，故以“糖瓜”称关东糖。所谓“花”，指用红绒或杂色绢做的假花，小姑娘戴在头上的。一种红绒的“喜”字，不仅新年戴，凡结婚、作寿等喜庆事，都少不了它。“炮”指爆竹，是男孩子喜欢放的。

灶王爷，照例供在厨房大灶旁边。一般全把画像贴到墙上，在下面钉个三角木架，架起一块小木板，当作桌子，以便放香炉、蜡扦和供品（蜡扦，即烛台，多以铜或锡制成，其上有铁扦直竖，以插蜡烛，故京语呼为蜡扦。）灶王爷像，各纸店和香蜡铺均售。木刻加彩色，印制甚为粗劣（从前北京人称卖纸张文具的商店为纸店，货色齐全，比较讲究的大文具商店如琉璃厂的荣宝斋、清秘阁之类，叫作南纸店）。你去买灶王爷像，不能说“买”。要说“请”，以示尊敬。

古代祭灶用黄羊，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清代内廷尚用之。民间就主要用关东糖（即糖瓜）或南糖了。祭灶时，供上糖瓜，焚香礼拜之后，就把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和金银课、黄表纸等

(金银镗，指用金黄色和银白色锡箔折叠成金银锭形状的东西；黄表纸，是一种黄色的既薄且软的纸，本为祭神祈祷写表文之用，故名。旧时焚此二者，是作为献给鬼神的财物的)一齐焚化，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禀报人间善恶去了。直到除夕接神时，把新“请”来的灶王爷像再贴到墙上，依旧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北京原有“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讲”这一句歇后语。上供祭祀，即为请他美言；但用糖瓜作供，又有粘上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口之意。虽似矛盾，却显示了一种幽默感。

照我家的老规矩，在祭灶的这一天，还要在院内立起“天地桌”来，把一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陈设香炉，蜡扦，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红纸，写上“天地神祇之位”，供在中央。每天早晚焚香礼拜，以祭天地之神。从除夕迎神起，正式致祭，到新年的正月十五，过了灯节，方才撤去。供品多为干果，如荔枝干、桂圆干、花生、栗子、红枣等等，分装八碟，陈列桌上。也不有少人家用蜜供和大月饼当供品。蜜供是一种蜜制的面食，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色作金黄，顶尖下方，高矗如塔。大者高达数尺，玲珑剔透，真像很好的工艺品。月饼则是为自来红，大块在下，小块在上，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也很好看。那时北京著名的糕点铺正明斋，可以预订过年用的蜜供和月饼。蜜供要多高的，月饼要多大的，共若干斤，顾客与店方当时说妥，由店方出一单据，顾客可以分期付款，每月交一点钱，到年底取货，叫做“打蜜供”。这样，零星交钱，数目甚小，不成负担，对小市民是一种方便。店方先得货款，也有好处。不过拿蜜供放在院内陈列，风过沾土，不宜久置。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日摆到正月十五，去皮冲洗，依然可食。

祭灶的时候，爆竹之声盈耳，非常热闹。从此，小孩子开始过年，可以不断地燃放鞭炮；而大人们正在忙着“年事”：买年货、做年菜，给小孩子准备新衣鞋帽等等。把金银锡箔折叠成纸锭，就是老太太们“忙”的事情之一。除夕之夜，照例不睡觉，叫做“守岁”。大人们或打牌做竹城之战，或者下棋谈天，以消永夜。小孩子主要是

放花放炮，也有的玩升官图。升官图是用一张像棋盘一样的方纸，上面印着“状元”、“榜眼”以及各种官位的名称，靠着掷骰子的点数和彩色来定升降。大家围炉共坐，笑语喧阗，喜上眉梢，欢腾室内。这样玩到将近天亮的时候，大人孩子全累了，就歪在床上小睡片时。等天亮已经为明年的元旦，要起来出门去拜年了。“今年只今日，明日是明年”，说的就是这个除夕。

元旦有一件小孩子很感兴趣的事，叫做“踩祟”。除夕之夜，把许多干芝麻秸，一根一根地扔在院子里，分布均匀，四隅皆满。元旦早晨起来出房门，一下台阶，走入院内，就把芝麻秸踩得嘎嘎作响。大家你来我往，直到芝麻秸全被踩碎，才算完成了“踩祟”的仪注。“碎”与“祟”同音，取一年开始驱除邪祟之义，大约和古时在门口立桃符，挂松柏枝的用意相同。小孩子们总是一根一根地挨着个儿踩，非常认真，北京四郊的农民，趁农闲的时候，在腊月中挑着一担一担的芝麻秸和松柏枝等入城叫卖，即适应这个“踩祟”的需要而来。街头巷尾，常常可以听到“买芝麻秸来”的吆喝声，买的人很多。松柏枝是用小绳系起来，挂在窗边和大门的门框上的。那时我家在院角砌了一个砖灶，不断烧柴锅贴玉米面饼子吃。每年踩碎的芝麻秸，即扫起来做燃料，贴一锅饼子，这又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了。

只是从正月初一到初四这四天，吃的都是剩菜剩饭，叫人不大满意。因为正月初五这一天叫“破五”，不到“破五”是不能用生米做饭的。所以只好早做出好几天的饭菜，用大圆笼（一种用竹木制成的大型圆形食盒，有盖可以开合，形状略如蒸馒头的蒸笼）装起，放在院子里冻着，当做天然冰箱。吃时取出来加热，味道自然不如新做的好。我家那阵儿，总是在除夕，大家动手，包出许多饺子存着，有荤馅的，有素馅的。饺子包多了，不好存放，于是有人出主意，用薄木板钉成簸箕的形状，装上饺子，一层一层像笼屉一样地叠起来，有敞口的一边通气，饺子既压不破，也坏不了，成为新年存饺子的一种“创造”。初一早晨，吃素饺子，初二至初四早晨吃荤饺子，吃得人腻极了，只盼到“破五”弄点新鲜的，换换口味。因为饺子以薄

皮大馅为贵，新年的饺子不能煮破。所以得要皮厚馅小，怎能好吃？现在想起这事，觉得很可笑。老规矩不知是谁定的，既然不方便，为什么还非遵守不可呢？这大概就算“约定俗成”吧！其根源恐怕还是迷信。

一到正月初一，不拘见了街坊邻舍、亲戚朋友，都得拱手作揖，说“新喜，新喜，发财，发财”。同时安排好拜年的日程，今天去几家，明天去几家，怎样顺道，要有个算计。不过，这件事实在没意思！你给我拜年，我得回拜；我先到你家，你也得照样登门。这种“繁文缛节”，虽然彼此厌烦，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先行破除。经常是此来彼往，交错于途，谁也见不着谁。有时在路上相遇，互道新喜，然后一揖而别，说声“两免”，算是省了事。有车的“大人先生”们，常常叫仆人坐着空车，拿着名帖，到处拜年，只在人家门口向门房举着名帖，说声某老爷来拜年，对方仆人就回答：“家主人不敢当，挡驾。”于是拜年的仆人驱车去往另一家。这种“以空对空”的拜年方式，明朝已有之，清末民初犹盛，到后来就发展成了有了固定的台词。双方仆人作一番相应的对白，即完成了主人间的拜年“仪注”，这也真得训练有素才行。

孩子们给长辈拜年，无论在家或走亲戚，都得真磕头。一般是在堂屋的方桌、条案、大掸瓶之前，扬尘舞蹈，跪拜一番，然后得一个红纸包的压岁钱，一块银圆，固为厚赐，半圆也不算少。我小时还特别喜欢袁头的半圆银圆，觉得小巧可爱，而舍不得用呢！小孩的财路，除去磕头拜年得压岁钱之外，就是砸“闷葫芦罐”了。所谓“闷葫芦罐”是一种泥烧的罐子，略如现在街头的果皮箱的样子，而小得多，只上端有一个小缝，能容下一个铜钱。孩子们把平日大人给的零用钱，节约下来，有一个半个的，都由缝内投入罐中。因为钱入之后，即不能出，只有砸碎，才能取用，所以叫“闷葫芦罐”。积少成多，逢年节要用钱时，就把罐子向地下一摔，哗啦一声，铜钱满地。捡起来数一数，踌躇满志，仿佛一下子成了富翁，高兴地拿着它逛厂甸买空竹或大糖葫芦去了。

过新年贴对子(即对联),也是应景的老例,一般都贴在大门的两扇门上。有的因为门扇上已有刻好的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表示门风的永久性的句子,过年不能更换,就另外用红纸写两个小长条,分贴在两边的门框上。联语如“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等,都较常见。一些小户人家,无人能写,或者图省事,就到门口的对子摊子上买一副来贴。摆对子摊的,以落魄文人为多。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般都是用一张方桌,上设纸笔墨砚,把用红纸写好的对联,横披(即横幅)、喜字、福字等等,大小大小,长长短短的,挂在墙上,或压在桌子边,任人选择。也有自己拟好联语,请摆摊的人临时书写的。无论买现成的或定写新联的,全用不了多少钱。一些小商店,门上贴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对联,来自对子摊上的亦不在少数。据一位摆摊的人说,年前这几天,如果买卖好,可以赚两、三块钱。三十年代初,北京物价相当便宜,拿一块“大洋”上街,能买一“洋车”(即两轮的人力车)东西拉回来。两、三块钱,是个不算太小的数目,够过一个肥年的了。

逛厂甸儿

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街分东西，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亦曰海王庄，以其地有琉璃窑，故称琉璃厂。厂甸，原指窑前的一片空地而言，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公元1917年于厂甸旧址创建海王村公园。自明代起，书肆即荟萃于琉璃厂，至清季而益盛。除书肆外，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以及珠宝玉器商店，鳞次栉比，形成一条文化街。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琉璃厂街头巷尾，到处设摊，食物、玩具，无所不有；书籍、古玩、字画等，亦皆陈列上街；游客骈阗，异常热闹。北京人于此际来游，称为“逛厂甸儿”，自清乾隆间即有此俗。在清人笔记中，如乾隆时成书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和光绪时成书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都提到琉璃厂，而所叙内容各异，可借以考知清初至清末这里街巷面貌的变化。潘荣陛说：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阴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

这是康熙、乾隆间琉璃厂的情形。这里有高阁、石桥、茂林、烟水，景致幽胜，乃以窑厂为中心的游览区。春节时搭棚挂灯，点缀新年，犹如古时过上元观灯的习俗。到了清末，则琉璃厂景物全非，平日只是一条文物街，过春节，则成为一个热闹的庙会所在。因此富察敦崇写道：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

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富察敦崇叙述的光绪间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从1927到1936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想给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厂甸的“读书”。

除夕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在新年元旦的清晨逐渐稀疏下来。八点过后，由虎坊桥缓步向西，刚往北转，入新华街，就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了风车梆梆作响。风车是过年时北京儿童喜欢买的一种玩具，用秫秸杆扎成架子，四边安上小圆轮，轮上各置小鼓，迎风摇动，小槌即敲鼓出声。随着人流前进，不仅东西两面一个挨一个的货摊，陈列着的五光十色的物品，使人目不暇给；四下里各种叫卖的声音，也令人应接不遑。“山里红，就剩两挂了，谁买？”“买一捆香草，回去熏屋子吧！”山里红，为北京人对红果的俗称。近郊农民挑选个大而色润的红果，用小绳穿成一大串，挂在脖子上或套在双臂上来卖，每串称为一挂。所以北京有“卖山里红的说睡语——就剩一挂了”的歇后语。香草是用蒿、艾之类晒干捆扎成束来卖。这些都只站着吆喝，招揽顾客，并无货摊。加上这边选空竹，抖得嗡嗡盈耳；那边挑“步步登^①”，吹得扑扑作声；红男绿女，此往彼来，衣彩鲜明，肩摩踵接；儿童笑语，一片喧腾。交织成节日浓厚的欢乐气氛。至于举着风车和大糖葫芦的^②，则大都是游玩已毕，要回家的了。

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东西即琉璃厂街，海王村公园，坐落在东街西口路北。一到园门口，就有人拿着用布制成的掸子，为你掸掸衣上的土，嘴里再说两句吉祥话，你得掏出一两枚铜